成都郵□一□二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星期五)

成都新聞

第陸叁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小舞台
本日演唱□□元□百寶
每位票價二角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豎各種實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濕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遺契說另行辦清賣業田地各種原據外無論何人拾得將原契淨除各項紙約濕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安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玉獅帶 初集
本書□三十國印刷精裝大學大本館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貴太太外史
滑稽香豔小說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地點宏敞 座位舒適 飲食精美 招待週到 大宴小飲 兩皆適宜 新張開幕 特別歡迎
華興街六十一號

有恆路邵姓婦人 一胎三兒 鄰里傳爲奇談

邵伯人邵扣馬，世居邵伯埠薊莊閣紅廟，憑媒娶宜林鄉俞姓女爲妻，邵現在匯豐洋行，充當小工頭，進益不惡，舉家遷居梧州路有恆路耀祖里第三弄第六家三十五號，妍邵妻俞氏，身懷六甲，於昨晨十時許，忽腹痛陣陣，旋即臨盆，初生一雄，胎兒墜地後，俞氏仍感腹痛，移時又生下二兒，一胎連舉三雄，事屬罕見，里巷鄰人爭相傳說，一般好奇者，紛紛前往探視，門限爲穿，現邵妻俞氏母子俱安，一時引爲奇談云。

贈玉霜準長聯

看雲樓主

賞報選載長聯，閱之技癢，因憶某歲程豔秋以體態漸肥，輟演家居，憤於王又荃輩紛紛倒戈，頗露倦意，外間遂有玉霜留鬚之謠，越數月，玉霜忽應聘南游，於讌飲息，登□之夕，余撰聯張之，聯嵌程豔秋玉霜五字，字數達四十五，頗近自然，雖不足以言長聯，或亦不失爲準長聯矣，其詞云，「非春猶豔色，天下知秋，具環肥燕瘦全材，訛傳佳話留鬚，到今朝現來眞面目廬山，直須更上層樓，結綠藍因詩玉映，無且不程腔，君子亦黨，聽燭影珠痕諸曲，能使名流落淚，爲中國唱嗣新世界好戲，吾欲霜窮古調，美蓉會芳霽清，」

醒世歌

愁雲層層，苦雨淋淋，滄海桑田一息更，

捕蛇者言

記者乃詢以姓名，據稱，名朱永良，山東沂水人，今年四十六歲，自幼漂泊各處，以行乞爲生，兼爲人捕蛇，博得微資糊口，此次係自太原經石莊，保定而抵北平，沿途捕得各種蛇極多，在保定時，曾在蓮花池捕得金色小蛇一頭，爲一西人(不知名)購去，得洋十元，言下走入室中，取出布袋一條，置於地下，中蛇蜒遊動，該丐探手提出大小數條，如玩鱔者然，據稱，該袋中共有六十五條，日飼以乾饅首，其捕蛇之技，頗爲奇特，先在各處巡視一回，(未完)

婆婆經

王□□口述 男洪順筆記 (續)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第七章
竊盜出章
極力忍他
猶恐不諧
豈可像
只顧眼前
光陰似箭
轉瞬百年
仰事俯畜
相逼而來
應酬一切
金等眉燃
同舟共濟
事要完全
漸臻饒裕
積有餘錢
兒孫滿室
菜無顧蹉
之何不樂
自積尤愆
知而故犯
難以情原
彼盜家資
吾已深勸
若偷人財
尤當禁戒
有等婦人
貪得無饜
見人之物
垂涎顧盼

類頻穴血付飄萍，希望都成泡影，豈是蒼天不憫，原來造之在人，看哀鴻陣陣，一腔寃屈向誰鳴，嘆怨天，尊怨人，皆因是自家主意欠穩，不斷木魚聲，情世人多難喚醒，

還想他則甚。正是。只說上京去求名。誰知到此來修行。從今打破紅塵念。虔心誠意唸經文。(下)

『人來偶話郎家事，低繡紅鞋伴不知。』『洞闌人靜夜深時，聞道郎來伴不知。』他家姊妹頻來看，只管垂頭弄繡巾。』『杏黃衫子在箱，今日無端天氣涼。吩咐侍兒歸去取，却將紅豆寄情郎。』

鴛鴦夢

鄧沛□演述

第八齣 悟道

(旦介)吾弟子就在洞中虔心修煉。爲師引桃溪探花去者。(旦下)(生介)吓。堯婁自嘆。我今在此學道。不知我那從前妻子知也不知。我晚。想我爲着功名水被巳淹殺。諸不過作師尊你能會活。我算巳死之人了。孫相塵之事。哦

禽獸的話

宜菊

雄雞說，作事要有恆心，同時也要認真，從像我每天早晨啼叫，從不肯怠惰一次，夏天如此，冬天也如此，

馬說，要找到一個好好的主人，實困難呢，他們總不能了解我的性情，連吃都不能飽腹，他們反說我不中用，唉！

蟬說，臨風長嘶，人家都說我是得意之鳴，實在，一切刺激我太深了，我不過藉此以洩憤而已！

小舞台

百寶箱 第五幕 審案

今日上下無事。不免來亂哼一番。以自遣則可。(唱)茫茫孽海千重浪。無岸無邊萬里長。諸君要知我生平事。

且聽我從頭說一場。我本姓是注。我家住在中江。我上無兄長下無弟。我年百雙親都在堂。十三歲。進書房。十八歲學經商。二十一歲發錢兩。念五歲便到了錦江。錦年剛剛六七百。天生快活是錢莊。大不該上人當。大不該。受大誆。大不該。三朋四友鬧茜麼房閒逛。大不該。迷戀他。與假軟語的楊州花姑娘。花酒擺過多少次。麻雀搓過多少場。闖不過那花障。辜負了好時光。可憐我。今日裡只剩了一桿煙槍。思想起。淚汪汪。欠下多少風流債。贏得一身楊梅瘡。無錢不嫖都還易誑。可憐這煙哪。一日不燒要見閻王。

隨談

待字閨中之少女，必理狀態活躍紙上，今斷其新嫁娘詩句，以見其情意之香豔，文字之雋永，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有一天一個人，將我右脚踏了一下，我痛極，向他論理，不料他反向我問罪，我一時無言可答，但是終不免有些氣忿，故請貴博士判決一下，到底理由誰曲誰直；(時清忠)

(答)他踏了你脚，你應當先開口說：『有些嵌痛脚底否？如嫌太硬，我明天可以換去皮鞋，改穿柔軟的橡皮鞋，或竟穿襪子』。如此，他決不會向你問罪。

哀情小說 姊妹花

第七章 國民軍來了 (135)

桃哥便接應着將前天李大嫂所說的話兒。向趙大媽約略述了一遍。趙大媽聽了。也十分着急。抖凜凜地楞住了半晌說。嚇。嚇。這可怎麼好呢。外邊風聲又是那麼緊急。我想還是這樣辦吧。現在我們可把李大嫂一塊兒帶進公館去。再叫你妹妹多派幾個人陪着桃哥在外尋找。想來這還比現在桃哥一人出去找尋要容易一點。李大哥說。不行。不行。那姓馬的是國民軍裡的人。現在李大哥說不定。就在他一處。這事怎麼可給姓袁的方面的人知道。那不是自露形跡嗎。桃哥搖着手這樣說。李大嫂說。對了。對了。這事可萬萬不能叫李大嫂又急又慌。繼續着桃哥阻止趙大媽。轟隆。轟隆。乜約乜的炮聲。似乎連地皮也有些微微震動。轆轆乜乜。轆轆乜乜。來來往往的車輛。都帶着萊蜜響聲。越發可見外面的紛亂擾攘。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六六)

第六回 情婦走消息黨魁漏網 會友報仇急遽捕捐軀

原來便是趙按察化裝前來，不由得他暗暗吃驚，趙按察和顏悅色的道，你認識本憲嗎，香山點了點頭，趙按察便道，你既承認了，須得從實供來，你究是藍耀青，究是左香山，左香山冷笑道，藍耀青也算得，左香山也算得，橫豎我只有一個腦袋在着，欲去了沒有第二個再砍的，趙按察哼了一聲，便向黎立詢問，此人究竟是誰，不准蒙蔽，依實說來，黎立愕然道，此人確是左香山，藍耀青另有其人，趙按察沉吟了一回，厲聲對香山道，你是左香山，藍耀青昨夜和你混出城外，日下乾身在什麼地方，香山哈哈笑道，藍耀青也生着兩條會走路的腿，他跑往那裏去，我怎能知道，橫豎我也代爲藍耀青，今番依舊拼了藍耀青罷，趙按察聽着，暗想藍耀青走了，諒他也不敢再到廣西城，蛇無頭而不行，眼見天地會已成瓦解之勢，不會再生大變，到不如便將左香山以假作眞，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二百八　五香二十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替耶明　克瘡哥　為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乏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矣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隨入川推銷特將替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鄭交運到蓉凡屬購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開言之不謬矣送醫八鐘起十鐘止時間貧苦不取分文出醫午十一鐘起四時間鐘止收費二元夜間加倍興營在外成部植記天休臺隊直手護醫住址上北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隱廬南貨商店

少城公園門口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學往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公記眼鏡大王

本號鏡三大優點!!!

有造鏡機調適光皮決不會把我們晴弄壞估在代線上力求眼鏡的科學化把查的推翻物美價廉是成都破天荒的第一次

本店開創迄今七載所售各貨價廉物美早爲各界推許無容贅述茲小記爲擴充營業充實內部特在京滬各地選辦上品國產茶晶近光老老光時新鏡架並購有造鏡機調適光度倘光線不合適時均可小號更變但須持有號章貨品無多購者從速

成都提督東街存明眼鏡店啓

順記復慶

失票聲明

啓者敝號因失落本號付款紅票一張係本月初十交付之期其銀業已兌清無論何人拾得概作無效

風流小生

勸成都之虐婢案

報新編劇本刻已版每冊實售洋三計分十幕次如一還魂二施刑三撒屍四驚夢五破案六審訊七索命八避殿十懺悔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

第八十二回　牡丹亭驚沙脫危難　灞陵橋羣英駐游踪

米福見太子紅暈雙頰，低頭不語，更自色胆如天，搶步上前，意欲來擁抱太子，太子李純駭慌了手足，急左右亂撥，幾乎急得哭了起來，米福又憐又愛，涎着臉兒說道，小翠姐，你答應了我吧，你不要故意延宕時間，這花園裏，是莫人在來的，老爺已到團練使衙門去了，他還能來救你嗎，太子聽了，更爲吃驚，一時人急智生，便竭力忍着憤怒，低笑道，米管家，這光天化日之下，如何可好，米福笑道，小翠姐，休得推辭，太子見她又撲了攏來，急道，此處雖無人來，但究竟不雅，你可到那面花林裏去候我，那兒落花如茵，樹葉茂盛，較之此處，也要好點，米福醜笑道，只要小翠姐依我，我還是依得，說着，便欲拉着他的手，一同到那林裏去，太子急將身掉開道，你先去，你先去，米福笑道，花園門，我已經關緊的了，這裏離花園門，也還遠，我與可不怕你跑呢，米福說着，便先走了一兩步，走一兩步，又掉轉頭來，叫太子走，太子無奈，只好緩匕的，緩隨着米福後面，直投牡丹亭來，米福見太子未曾逃走，心裏說不出的快樂，走進林，便返身來抱太子，太子急將他一推道，你去你的，米福笑嘻匕的道，我來給你寬衣嗎，米福正笑嘻匕的說着，冷不防太子一把塵沙撒來，米福急待躲時，那裏還來得及，原來太子李純，在米福掉頭時，便已伏身抓了把塵土在手，一路忍了又忍，都真撒泥，不料米福淫心未死，竟一逼再逼，激得太子怒起，方嗔風將塵沙撒去，見米福中計，自己不敢担延，掉身便跑，一路蹌蹌踉踉，好容易跑回繡閣，魔芬見太子，面如土色，驚惶失措，不由大驚，太子垂淚，略將前情述了一遍，魔芬也爲之忍俊不住，又好氣又好笑，只好勸慰了太子一會，太子方才罷休，從此太子，便深處閨中，不出繡樓一步了，那米福被塵沙迷了雙眼，一時那裏睜得開，揉了又揉，越揉越覺疼痛，只好一步步摸壁挨牆撞到外來，自去尋醫診治不提，且說秦英馬覽，被沈謙人馬，困在重圍裡，不說去救李大猷，便是兩人殺出重圍，也覺不易，沈謙見擒不住秦英馬覽等，復調集長安附近，各處州縣人馬，一齊到來協拿，無奈李大猷等，都是武勇兼人，神威難疇之輩，沈謙雖將他們困在重圍裏，但也無法擒他得住，兩家兵馬，正自拾命相抗，鸞鈴響亮，探卒復如飛來報，道馬羅數來國公，都率了家丁家將，一齊來到，沈謙大吃一驚，只遣羅燕馬成龍等，必是來援救這二個鼠輩的，急命虎賁龍驤兩隊雩卒，前往迎敵，虎賁龍驤兩隊人馬，尚未移動，左文虎馬天化已取了俞華文首級到前來繳令，沈謙也在無暇關及太子，急命馬天化左文虎，分頭往禦馬成龍羅燕，此時長安城內外，早絕行人，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相似，一片殺聲，直傳入御苑，今夜德宗，病體少愈，正命內侍，攙往長壽宮來，猛聽一片吶喊聲，遠遠傳來，晃若山崩地裂，直震得星月暗淡，德宗久病神虧，不覺吃駭，便問左右道，此是何聲，爲何如此叫噪，難道朕久病氣虛，耳內無故自鳴嗎，太監王承忠，知道隱瞞不住，便道奴卑，啟奏陛下，並非玉體神虛，實因諸臣不忠，致釀兵革，德宗驚道，朝中大臣，俱忠公王室，且朕染重疾，諸臣皆和，何得如此無禮，德宗說着，已怒容滿面，睜睜瞧着王承忠，聽他答覆，王承忠復叉稟道，平肩一字王李虎長男李大猷，擅護太子入京，長寧門守將白雲豹，闖上前盤話，竟爲李大猷砍斃，太師沈謙聆訊，方兵前往，意欲調解二家紛爭，聽候朝廷辟決，豈憶李大猷竟持強擅殺皇家守吏，沈太師前往干涉，又復惹怒李大猷，胆敢糾衆造反，與皇家軍馬相抗，羅馬二家國公，不計王法，只圖雪私憤，縱子行兇，往救李大猷脫險，現復糾結家丁家將，前往助戰，長安城內外，已鬧得一場糊塗，百姓慘死者，不計其數，倘望陛下速下御詔，公佈馬羅兩家叛臣羅李，使天下臣民，羣起討之，以爲逆臣者戒，德　天子聽着這一片言詞，心裡更爲憤怒，

大字本

玉獅帶全部　初二三集　共五册

刻已出版

全部二元

諸君閱報至此請靜心唸　南無阿彌陀佛　一遍至白遍自有十世功德無量

大明二十七俠

第六十七回　楓樹林李如龍索鏢　娘子關衆俠義行竊

他如有人助拳，今日會不找了來嗎，邊想邊說，寨主爺承情相留，兄弟們甚是感激，祗因這一枝鏢，日期已久，過了期限，有許多不便，高情盛意，祗好心領罷，黑大漢本非誠意相留，不過借此收科，見李如龍等，這麼說時，自然順水推舟，說恭敬不如從命，小弟遵示辦理就是，即令手下頭目，傳知寨中嘍兵，將那日所刦的鏢，原物取來，當面交還，並派一隊人護送，李如龍等人稱謝告辭，黑大漢親送出村，再三道歉而回，衆人押着東西，回到弓家店鳳儀旅店裏，打發護送嘍兵去後，大家暗笑，給李氏弟兄道賀，說他威名遠震，賊人一見了面，就嚇得俯首帖耳，李如龍大笑道，此非愚兄之力，實賴諸位的　武，方纔賊人喪胆，言子騫笑道，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借着公孫兄的威武試想一個小小的判官，見了閻羅天子，焉有不唯匕遵命之理嗎，衆人聞言，一齊大笑，公孫策笑謝道，言兄則挖苦小弟了，閻羅王大名，趕得上哼哈二將的威風嗎，衆人聽着，更加呵呵狂笑，當晚在旅店內設宴相賀，李如龍兄弟，更給各位道勞，約定明日啓行，李氏弟兄，親押這支鏢，往太原，與馬青鋒公孫兩乃是同路，其餘言伍魚鹿四人，往山西，無其事，大家議定送到娘子關，即行分手，先到財神廟，後往各人的鏢行內去，酒席散後，即便安寢，次日揭了店帳，取路西行，弓家店離娘子關，本不遠，當日已是趕到，大家住了店，剛纔住店停妥，却見店外也走進一羣人來住店，爲首一人，見了馬青鋒，嚇得面色如土，掉轉身來就走，正是

底事客途驚慌甚　祗緣奸邪遇讐仇

畢竟來人是誰，請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報應不爽白秋塘歸途被刦　喜氣盈門公孫策太原納幣

話說李如龍等一行人，到了娘子關，方纔投客店，安頓衣包貨物牲口已畢，同時却又來了一羣人，到店投宿，眞是無巧不成話，這班人進得門來，瞥眼看見馬青鋒，不由一驚，忙說伙計門，這裏住不得，咱們找別家去罷，小二聞言，跑上門的買賣，豈肯讓他跑了，一把扯住那些人的行李道，咱們這裡空房間正多，地方大，空氣新，式式都備，怎說說住不得呢，那人急了，忙說小二哥，並非此地住不得實因咱們有同伴在前走，不曾在此處，咱們須得赶上他們去，住在一起，小二見拉不住，不便過於於留難，祗得由他們走了，馬青鋒等八人，本不曾注意，祗因小二說咱們不開黑店，方才掉過身來，看小二和那些人拌嘴，馬青鋒一眼看去，見那人好生面善，就是想不起是誰，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第十九回　打蒼蠅誤擊博士臉　騎洋車綳壞紡綢褲

有一天，王洪順在大光明電影院看影戲，他的右面，却坐着一位女客，這位女客，看他的打扮，像是個什麼學校裏面的學生，他上身穿着件白色翻領襯衣，下身便是一條長不及膝的黑色短裙，腳上穿着雙學生球鞋，面孔黑得像西藏人樣，她坐在王洪順傍邊看影戲，一刻也莫有安靜過，一會兒大拍其手，一會兒跑到廁所裡去排洩，一會兒買汽水，一會兒吃紙烟，磕瓜子，後來不知怎麼樣，飛了一個蒼蠅來，她更忙得不得了，兩隻手都在拍蒼蠅，拍來拍去，不知怎樣未留意，喫的一聲，竟拍到王洪順的臉上去，王洪順自然吃驚不小，自己跨進電影院門來，便端然正坐，連眼珠子也莫有亂瞧瞧，爲何平白地會挨了這一計耳光，何況打他耳光的，又是一個女子，王洪順這幾天，因爲天氣尚熱，所以暫時吃素，又不知這一計巴掌，是葷的嗎，還是素的，萬一是葷的，這幾天的素，豈不是冤枉吃了，王洪順正在懊惱，那女子已經連忙陪笑道，先生，對不住，我因爲想趕掉一個蒼蠅，不料沒留心，竟打了先生，請先生恕我，王洪順見她舉動雖然粗魯，說話倒也彬彬有禮，滿腔怒氣，也便奐然冰釋，